

歸 賦

午后的陽光 悄悄地蔓入
我擁抱一室的溫暖 在

寒冷的十二月中睡去

妳還好吧？

七月的女孩 雖然

妳喜歡九月的秋

機上的玻璃 反映著浮雲

或聚 或散 一樣地漠然

山下的百霧 渺渺

我獨居 片山

不能忘 令人心悸的

子夜鐘聲 在

飄盪的歲月

誰能

誰能

誰能

告訴我

達摩東來

曾否 渡得衆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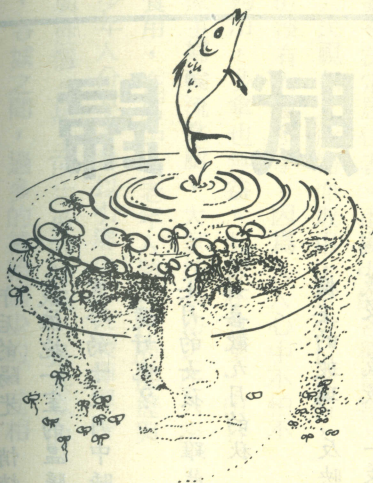
奈何一筆 西去？

● 狄明奇 ●



旅

懷



你是一條瘦瘦的草魚，追尋著昔日一瞥的浮萍
在翠碧不斷添染不斷沉澱的湖中

你是一梗小小的漂萍，守待著昔日一擁的微風
在漣漪不斷擴大又消失的同心圓中

你是一陣羞怯的微風，鎮日在湖面塗著寄不出的書信
一個遲疑，已被熱和塵推向陸地

而我是個宿命的浪子（永遠披著一衫擋風的風衣）
曳著不能駐留、不能向後的脚步和心跳
在前進的季節列車內，酷似的山川湖泊中
和你們錯身而過（都曾淡笑着同坐且問候）

「希望你再回到你成長的故鄉，
希望你再走回你真愛的源地；
即使脚印畫滿了每條經緯，
即使心跳流滿了每條流渠。」
在春夏秋冬的列車和小站裏（我們以心音合唱）
草色有節拍地一明一滅……

井

後山枯黃的草坪開滿了璀璨的雪花之時
拖鞋以一條黝綠的虛線，曲折地
將我連到一口墮舊的枯井

我以溫熱的十指鏟雪

填井，直到手足同等僵直

我說明春此山將有一口水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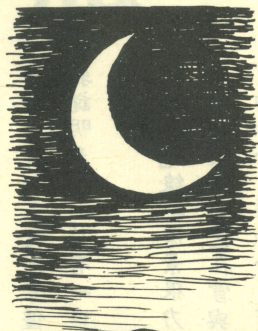
乾冷的光線把遠景狠力拉近
好多人影景色在雪與水的僵持下起浮不定
有的融合了再融合、有的分離了再分離

我說一道道金黃的陽光都是一行行
熱熱的淚落在冷冷的雪井內。而明年的春天啊
當第一個人影躺上水面時——

或許有些藻菌再次衍生吧！

陽光與井水又將人如斯夾緊，我要微笑探問：
「你感覺這井水是暖和的抑是頗有涼意？」





那夜

● 寒寒 ●

那夜

我才真正知道

什麼是

冷

沉沉的旋音 來自

人類最古老的樂器

沒有人願意談論他的五音十二律

因為高 高得似天上摘不到的遙星

低 低得如地下蟄龍的脈搏

游來游去的氣，彷彿是

秋楓林中迷失方向的小女孩

披著寒衣 穿梭在冷漠間

旋音 也許

活一輩子也聽不到

但，那夜

却似倫敦的霧圍著我

瞥見你閤眼——旋音忽轉高

落下淚——旋音再升高

高得似天上摘不到的遙星

而我也從靈中發出旋音

低得如地下蟄龍的脈搏

彼此共鳴

同時接納蕭索 讓

體溫被旋音壓到冰點

世界被旋音縮成方盒

於是 天地沒有空隙供我顫抖

冷 也在剎那間變成我心域裏

飄浮的白矮星

更狠狠撞斷多年苦修的

虹橋——連繫你我的靈犀！

那夜

我才真正知道什麼是

冷